

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安倍内阁:一条道儿走到黑?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12月2日发布公告,定于12月14日进行投计票。日本朝野各党纷纷展开拉票活动,八党党首也于12月1日下午在众院举行辩论。与此同时,最新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再次下跌,降至43.6%,不支持率则升至47.3%。这也是安倍内阁2012年上台后,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12月1日,在日本东京记者俱乐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讨论会上展示本党观点“只有这条路”。

现实 再创新低

这次舆论调查由共同社于11月28日至30日完成。在共同社11月19日至20日进行的上次调查中,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7.4%,不支持率为44.1%。

在最新调查中,84.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感觉到”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带来经济复苏,还有53.3%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政策。

上月21日,安倍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两年举行大选。选举于12月2日进行候选人公示,在14日投票后产生新一届众议院。

35.1%的受访者认为,选举中最重要的议题为“景气和就业等经济政策”,其后依次为“养老金和少子化对策等社会保障”、“财政重整”、“核电站与能源政策”、“修改宪法”等。

原因 贫富分化

据日本《朝日新闻》12月1日报道,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安倍经济学”等因素,在其执政期间日本股价高涨,富裕阶层逐渐增多,但日本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报道称,拥有储蓄、存款、股票以及投资信托等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20万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万户。另一方面,无资产的“零家庭”也居高不下,占全体的3成。

就富裕阶层的规模,野村综合研究所从1997年开始以2到3年一次进行推算。从扣除负债额后的纯金融资产拥有额来看,2013年拥有1亿日元以上家庭的数量为100.7千户,较上次的2011年推算增长两成多,占总体家庭比例的约2%,换句话说,每50户家庭中就有一户为“富裕阶层”家庭。资产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股价上涨。但另一方面,据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事务局设在日本银行)的调查,除日常生活费以外

无类似储蓄、存款以及股票等的金融资产的家庭(2人以上)比例高达30.4%。这一数字仅次于去年的最高纪录31.0%。

虽然调查结果只是从全国8000户家庭的调查结果中推算而来,但以往结果显示,70至80年代的零金融资产家庭的比例大部分都停留在5%左右。泡沫经济崩溃后开始呈现增加倾向,2003年时达2成,去年首次超过了3成。

如只看单人家庭,该比例则上升至38.9%。因工资上涨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依靠薪酬较少的非正式员工的工资来维持家计的家庭增多也可能是导致比例增加的背景之一。

日本理财规划师藤川太分析称:“非正式员工,尤其是年轻非正式员工逐渐增多。此外,也有许多正式员工的家庭因住宅贷款而无法存款。”

难题 备受质疑

众议院选举后,占据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提名选举出新首相。为此,12月1日日本8个政党党首举行众议院选举辩论,阐述各自政党主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推行的军事安保政策和“安倍经济学”遭到在野党质疑。

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党首海江田万里批评说,安倍政权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和民众反对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是对民意的无视。社民党党首吉田忠智也指出,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违背了日本战后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

关于“安倍经济学”的问题,海江田说,“安倍经济学”造成日元大幅贬值,物价上升,日本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则呼吁制止拉大社会差距的“安倍经济学”,重建以国民生活为第一考虑的经济。

社民党党首吉田忠智则强调,“安倍经济学”是为了让日本成为企业活动最容易的国家,绝不容忍其破坏百姓生活。

悬念 历史谈话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争取长期执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历史观一直是亚洲邻国关切的课题。12月1日,安倍在选举辩论会上表明,若是赢得了这次众议院选举,他明年将在战后70年之际发表一个属于安倍政权的历史谈话。

日本记者团代表问道:“你是否会延续承认殖民地历史以及侵华战争的《村山谈话》?”

安倍回答:“我把《村山谈话》视为日本政府的一个见解,若是打赢这场选战,我会在这个谈话之外,在明年迎接战后70年时发表一个属于安倍政权的谈话……”

对于谈话内容,他表示:“我除了要反省战争,也将概括日本战后的所作所为,且要强调日本还要为区域、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明年是战后70年,我要借机告知外界,日本在战后的80年,一直到100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记者团代表继续追问:“那么,二战是谁的责任,是军部的责任吗?是政治家的责任,还是媒体、天皇和国民的责任?”安倍回答:“我觉得,战争的发生有不同的原因,这些有待历史学家去判断。至于为何无法阻止那一场战争的发生,也有不同的论文和观点。作为一名政治家,我只能谦虚地去看这些书,然后考虑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我的责任。”

据新华社电